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我回顧早期的作品，如「清秋」……我驚訝的問自己：這是我畫的嗎？我怎麼畫出來的？畫的人是我，完成的力量來自我心中，不過我更認為它來自宇宙，是不可知的力量在左右我。—— 廖德政

V

紀元展成軍

一夥血氣方剛的青年畫家聚在一塊，因擠不進主流核心，且對五〇年代初期省展評審制度有所不滿。大家心知肚明的是，廖德政的「清秋」獲獎，若非審查委員廖繼春力排眾議，這個獎早就落入某些評審大員的門生手中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省展新秀受矚目

廖德政返台那一年，首屆省展開幕，沒有趕上前一代「台展」列車的青年概屬畫壇晚輩。省展所象徵的權威，是尚未出道畫家之試金石，如果能從省展脫穎而出，必是明日畫壇新秀無疑，於是省展遂成為青年畫家們競爭激烈的場域。

● 每年如期舉行的省展，廖德政從第一屆旗開得勝勇奪特選，到第六屆（一九五一年）榮獲特選主席獎第一名，已正式宣告他是畫壇傑出的新面孔。表現實力甚強的還有一位金潤作（1922-1983），幾乎從第一屆開始就連年特選，而享有歷屆免審查的殊榮。陳春德（1915-1947）也是特選級畫家，可惜一九四七年榮獲一次特選之後即病歿，令人扼腕。張義雄是後起之秀，緊接廖德政之後，奪得特選主席獎第一名，還有一次第二名。

● 這幾個人以黑馬之姿崛起畫壇。又因緣際會常在一起談文論藝，最後醞釀出一個新繪畫團體，就是一九五四年成軍的「紀元美術會」。

● 「紀元美術會」初創時的文化環境，正好是韓戰剛結束，台灣戰略地位益形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屆紀元展。左起陳德旺、張義雄、張萬傳、金潤作、陳德旺、廖德政、洪瑞麟。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第一屆紀元展會友合影。右起張萬傳、廖德政、張義雄、洪瑞麟、金潤作、陳德旺。

重要，「反共文藝」是當局文化政策的指導綱領，隨軍來台的美術界人士紛紛被安置到各藝術院校擔任要職。

● 那個年代的台灣畫壇正面臨兩種不同文化相遇，卻也展現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非戰之局。台籍第一代畫家如李梅樹、李石樵、廖繼春等人正值壯年，他們在戰前累積的聲望，也都能在省展坐擁審查寶座，並且尚有「台陽展」這樣自主性的舞台。所以台籍西洋畫家與來台新移民畫家之間宛如兩條平行線，不會抵觸也沒有交集。

● 省展初設，年輕的畫壇新秀紛紛出道。一九五一年廖德政出品「清秋」一作獲特選主席獎第一名，同年，廖德政與陳紅霞女士結婚，婚宴設於「山水亭」，喜帖是金潤作設計的。結婚、獲獎雙喜臨門，陰霾的心境總算浮現曙光，此時最值得一提的是，廖德政生涯中注入了最溫馨、最富思想啟蒙作用的友情交流。



廖德政與陳紅霞女士結婚，婚宴設於「山水亭」。



廖德政與陳紅霞女士的結婚喜帖是金潤作設計的。

慈愛的畫家

廖德政是一家之主，但他不愠不火的性格反而多了一份父執輩的慈愛。他不麻煩人家，更不會強人所難，廖德政極少畫模特兒，也是基於這個原因。廖德政深知小孩不耐久坐，但是又想畫兒子與孫輩的容顏，就趁他們熟睡時，提筆速寫，體貼晚輩的心意可以見之。

有幾幅不曾公開的私房素描，就是記錄他初為人父，喜獲麟兒，乃至孫子誕生升格「阿公」的雀躍之情。

儘管只是簡筆速寫，卻在廖德政稀有的人物畫作裡，表露了他木訥外表下最真摯的親情。



廖德政 襁褓中的長男 1952年 素描



廖德政 孫子 1983年 素描



廖德政 牽手 1960年 素描



廖德政 孫女 1983年 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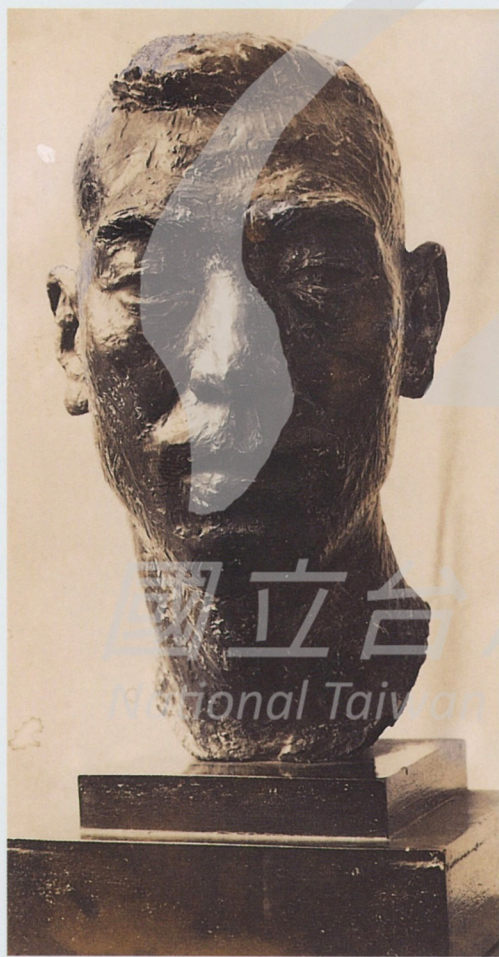


廖德政 孫子 1994年 素描

山水亭

台北最著名的台菜館「山水亭」，老闆王井泉經常熱情招待文人藝術家。台陽展會員每年在此慶功，雕刻家陳夏雨自日本返台，也受過他的照顧。一九三九年開業生意鼎盛一時，一九五一年廖德政結婚，席設山水亭，仍在延平北路二段舊址，兩年後搬遷，一九五五年結束營業。

王井泉曾經幫助陳夏雨籌措結婚費用，而陳夏雨也以「王井泉頭像」雕塑作回報。



陳夏雨 王井泉頭像 1941年 石膏原模
34×21×21公分

●廖德政婚後的居所在中山北路今天晶華酒店一帶，以前稱作「三板橋」，附近即是日本人墓地，即今之十四號、十五號公園，關建公園時還掘出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的墓碑，其實當年的墓地很幽靜，是他經常散步的地方。晶華酒店未建前是日本人住宅區，盡是日式木造平房，廖德政父親經營的洋行戰後解散，房屋退租，只留下一間自有的倉庫，所以廖德政利用庫房充當新房，展開新人生。

●廖德政任教台北師範開始，課餘就喜歡走訪位於中山北路、南京西路口的雅典照相館。老闆詹紹基喜愛古典音樂，也熱心藝文，與省展結緣是因為早年省展經費短絀，當時藍蔭鼎負責主編的《台灣畫刊》，概允刊登所有省展入選作品圖錄，協請詹老闆拍照，後來省展編了預算，圖錄攝影工作仍舊交給詹老闆製作，也因如此才和畫壇人士有所往來。



藍蔭鼎所主編的《台灣畫刊》。
(一九四六年十月第一屆全省美展特刊)

●廖德政新婚之家只要穿過一條馬路就可以到雅典照相館，以前陳春德和王白淵也住在附近。

●詹紹基是台中雕刻家陳夏雨的好友，廖德政因而認識陳夏雨，再成為莫逆之交，陳夏雨北上都借宿於雅典照相館，廖德政也一定奉陪到底。

●雅典照相館二樓客廳像音樂沙龍，備有名曲唱片以饗同好，正好對了愛樂成迷的廖德政胃口，因此和詹老闆很投緣。這個文藝小沙龍早期最常來報到的



藍蔭鼎所主編的
《台灣畫刊》內頁。



王白淵 (1902-1965)



一九二六年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的王白淵，卻與美術創作絕緣，走向左翼文學詩壇。不過，他是東京美校台籍生留在日本任教師範學校的唯一特例，但因參加左翼組織被免職。一九三五年前往上海，任教上海美專，在上海反日運動中被捕，押解渡台服刑。戰後也曾因政治因素入獄。

一九五四年《台北文物》三卷四期美術運動專號，王白淵發表〈台灣美術運動史〉，乃第一篇介紹台灣美術史的長文。

是王白淵、陳春德與廖德政三人。王、陳兩氏皆擅文筆，王白淵是廖德政在東京美術學校的學長，只因關心社會主義，常身陷囹圄，卻是眾人尊敬的理論導師。

●陳春德去世後，廖德政轉任開南商工，一直到結婚，依舊常散步到雅典照相館欣賞音樂。和他年齡相若，也是古典樂迷的金潤作，亦是雅典的常客。兩位都得過省展主席獎的最高榮譽，為

此，王白淵格外勉勵有加。這之後，經常加入小沙龍聊天聚會的有陳德旺、洪瑞麟與張萬傳，連廖德政的好友張義雄也被拉進圈子裡來了。

●大家在談論之間逐漸觸及省展某些弊端。省展雖是廖德政邁入畫壇的敲門磚，讓他得以建立人際關係，可是對省展內幕瞭解愈多，就愈想淡出，廖德政畫業生涯因雅典照相館的聚會而出現了轉折。

一九五四年，廖德政為友人所開攝的照相材料行，所舉行攝影比賽而設計的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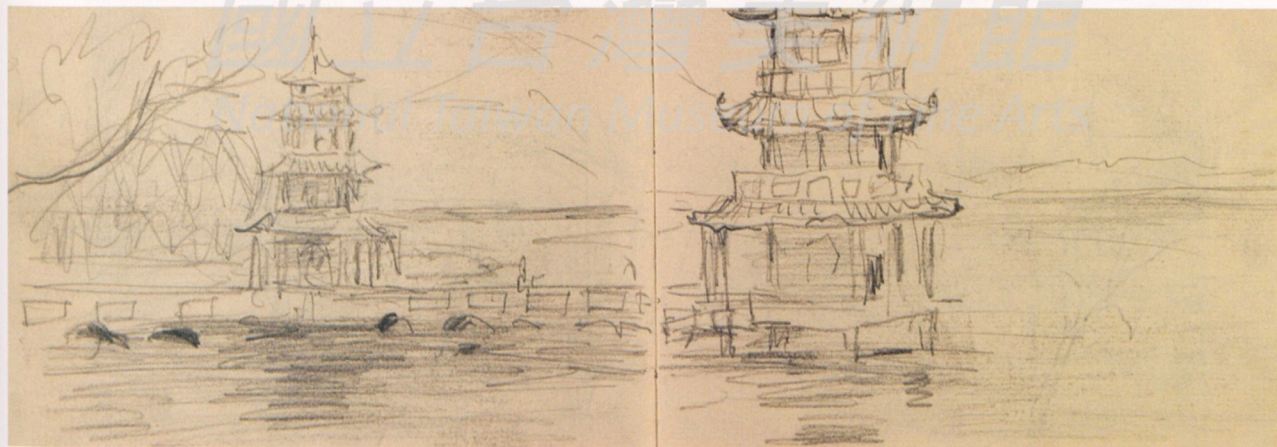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淡水 (一) 1953年 紙·水彩 14.5×22公分



廖德政 日月潭 1959年 紙·鉛筆 14×22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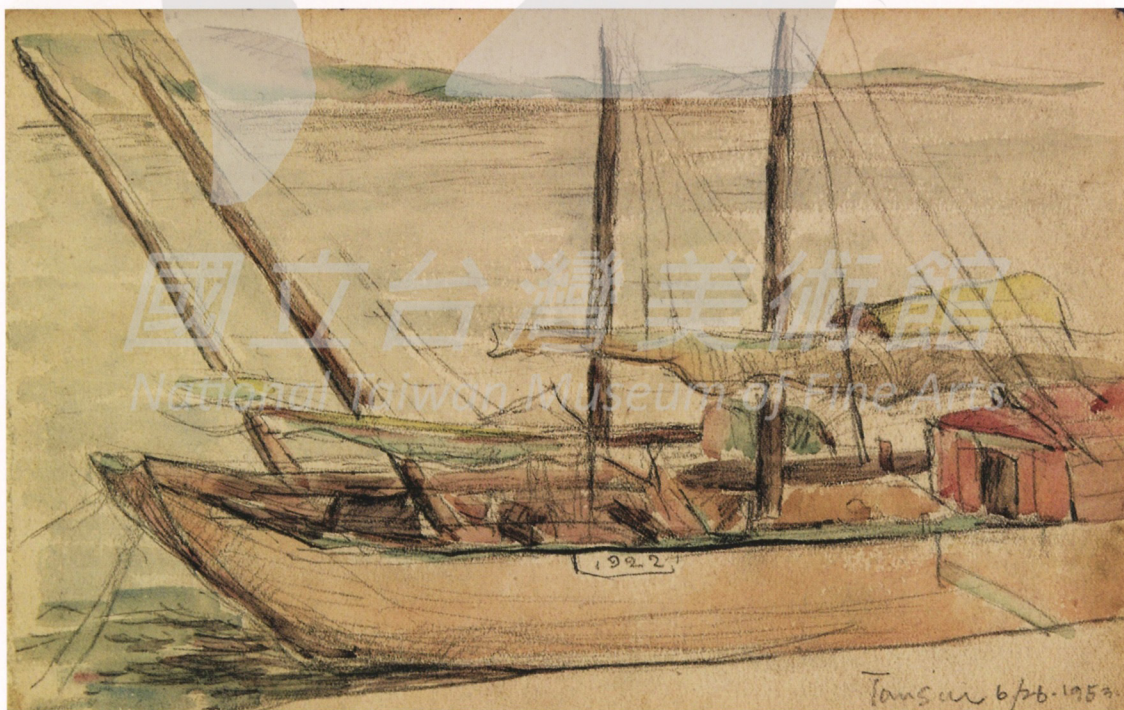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港邊 1963年 紙·鉛筆 14×22公分



廖德政 春秋閣 1963年 紙·鉛筆 12×36公分



廖德政 淡水（一） 1953年 紙·水彩 14×22公分



廖德政 淡水河舟 1953年 紙·水彩 14×22公分



廖德政 河濱 1953年 紙·水彩 14×22公分



廖德政 樹叢 1956年 紙·鉛筆 14×22公分

溫和的叛逆

● 雅典照相館小沙龍裡，王白淵是龍頭，但已不再畫畫，一手寫詩，一手評論，陳春德不幸早逝；其餘六人都是畫家。廖德政甫自省展嶄露頭角，又屬科班出身；金潤作此時已是省展免審查畫家。張萬傳、陳德旺、洪瑞麟三人是死黨，都不安於體制，加上出道稍晚，沒能趕上台灣畫壇主流列車。張義雄則如脫韁野馬，性格放蕩不羈，考不上東京美校，乾脆打工來實現成為專業畫家的夢想。

● 一夥血氣方剛的青年畫家聚在一塊，因擠不進主流核心，且對五〇年代初期省展評審制度有所不滿。大家心知肚明的是，廖德政的「清秋」獲獎，若非審查委員廖繼春力排眾議，這個獎早就落入某些評審大員的門生手中了。如此不平之鳴，激起大家覺悟到在官辦美展的門戶之見下，要分

得一杯羹，恐非易事，最好另闢蹊徑。

商談的結果是既有這麼多省展新秀，乾脆共組「紀元美術會」，終於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至七日，假台北市博愛路美而廉西餐廳，推出第一屆紀元展。

● 會選在美而廉是金潤作牽的線，金潤作是留學大阪美術學校的設計師，與工商界十分熟稔，畫展所需的目錄印製不僅由他一手包辦，還承攬到廣告來補貼展出開銷。那一次紀元展共支出六四九元，廣告收入四百元，包括黑松汽水、學校美術社及雅典照相館等均為畫展的贊助者。



一九五一年，廖德政出品的「清秋」一作獲省展特選主席獎第一名。



廖德政 清秋 1951年 畫布·油彩 91×72.5公分

「清秋」是驚愕下的歸隱與暗喻

廖德政的同鄉呂赫若出過一本小說集《清秋》，同時也有一位開南商工同事名叫洪清秋，遂予廖德政「清爽之秋」的靈感，一九五一年十月此作出品第六屆省展，獲特選主席獎第一名，在當時是一項畫壇極高榮譽，廖德政憑東京美校出身的真功夫，初嚐實至名歸的滋味。

但是這滋味卻讓他百感交集。二二八事件才過三年多，父親依然行蹤成謎；三弟廖德雄在事件中參與「台灣忠義服務隊」，事件平靜後遭到通緝而逃亡，不久前才出面自首，幸得林獻堂等有力人士營救保釋。處在一連串政治風暴中，如驚弓之鳥的家人，在祖母的告誡下，要大家遠離政治是非圈，作個沒有聲音的人；但是廖德政總有想告白的心中難言之悲情。

性情溫和的廖德政遭逢巨變，雖極力抑制，但心中波瀾久久未能平息，很想藉畫來暗示、隱喻。彼時他才新婚不久，住在今晶華酒店一帶，當年此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和日本人墓地。南京東路尚未開闢，有殯儀館及火葬場，所以房屋少，田園多，屬於台北市內最空曠的地區。「清秋」選取住家庭院一角構景，平日腦海中即不斷思索如何用圖畫代替文字，抒發苦悶，期盼晦暗的生命重現曙光。

庭院的竹籬笆，親手栽植的木瓜、以及新婦從娘家帶回的「帶路雞」及甘蔗（閩南婚俗中，帶路雞為兩三個月大的公雞、母雞各一隻，台語雞、家同音，象徵夫婦共同成家立業。還有兩根保留根部的甘蔗表示有頭有尾之意，為新娘歸寧由娘家帶來的回禮），皆成為畫中要角，青山白雲與田野是借景，從枝葉的縫隙襯出畫面深距，是一幅用心良苦的佳作。

廖德政心中的遠景是自由天地，以昂首的公雞影射自己，二二八解禁之後他才透露：當初作畫時，心中多麼希望這隻白公雞有一天能衝出藩籬，自由地走出去。

「清秋」之景不是田園派寫實主義，也非自然的寫實主義，畫家擺脫慣常的風景觀，創出心靈與寫生交織的風物詩情。



廖德政 清秋（局部）

●紀元展成軍，有意向畫壇宣示非主流之在野實力，亦表現出廖德政繪畫信仰的主軸。在他的繪畫生涯中，紀元展成軍的重要性，遠超過他的個人成就。廖德政看重紀元展，看重非主流的信念，在那麼早的年代，他未必要做出顛覆的架勢，但也必須表明掙脫畫壇桎梏的企圖。

●廖德政說推出紀元展「態度是坦承的，目標是單純的；理想是開創美術新紀元」。這是一場對既有體制溫和的挑

戰，積極對立的意味其實不濃，也就是並沒有堅決採取與當年位居主流地位的省展或台陽展相抗衡的動作。陳德旺等人本來是台陽美術協會會員，因廖德政力邀，竟造成陳德旺等人二進二出台陽展的一樁美術史懸案，至今廖德政猶不敢承認自己有如此號召力。

●紀元展處於五〇年代畫會聚散離合的動盪下，直到翌年（一九五五年），二年間連續舉辦三屆展覽後中斷了十八年之久。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屆紀元展會友合影。右起張萬傳、陳德旺、廖德政、張啓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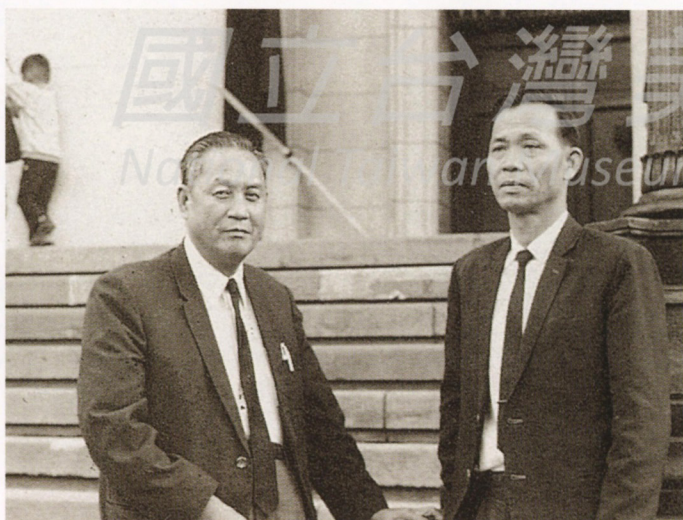
第三屆紀元展，左起許武勇、張萬傳、洪瑞麟、張啓華、廖德政、陳德旺、金潤作（攝於1955年11月）

知遇之恩

●一九四九年，廖德政任教開南商工，初遇同校建築科主任呂雲麟，建築科需安排設計課程，多少跟美術有所關連。很快地，從單純的美術話題拉近兩人情誼，成為畢生高貴且無雜質，在繪畫世界相濡以沫的知交。

●呂雲麟小廖德政兩歲，年齡相仿，話題相投，所以一見如故。一九五〇年，新婚不久的廖德政畫了一幅「有花的靜物」送給呂雲麟，竟成為日後台灣收藏界知名人物呂雲麟的第一幅收藏品。

●後來呂雲麟離校，出任宜蘭縣政府建設科長，未幾，又辭去公職投入營造業，憑其遠見投資土地因而致富。但是與廖德政的友情卻有增無減。紀元展成軍以後，呂雲麟賞圖評畫的眼界又擴大了，他開始大量蒐購紀元展部分成員的作品。那個時代尚無繪畫市場，呂雲麟此舉引人稱奇。一九六、七〇年代，向廖德政及其畫友求畫，都會致贈相當的筆潤，並謙稱為「保管」，以當時物價而言，畫家收到的也算是不薄的畫酬，彼此間存在著一種溫暖的交流。



廖德政（右）與呂雲麟（左）一九七七年三月紀元展，攝於省立博物館前。



一九七〇年代末廖德政（中）與洪瑞麟（左）、陳德旺（右）在士林呂雲麟家中合影。

●紀元展一斷十八年，再度復出就是呂雲麟促成的。一九七三年重新起跑的紀元展，就在呂雲麟士林大西路新宅落成的機緣中演出續篇。原先理念相近，畫風互不掣肘的紀元展會員，睽違十八年後，已闖出各人的一片天，此刻重新聚首，又燃起畫家們的在野情感與創作雄心。

●紀元展再出發是呂雲麟催生的，更重

要的是廖德政的畫有人支持，即使是默默創作也有了知音。廖德政說：「若無二二八事件，我不會去開南，也無緣與呂雲麟相識，他也不會走入收藏繪畫一途。」

●畫廊興起以後，呂雲麟是最受注目的收藏家，一九九四年去世時，已擁有老中青三代台灣名家的代表作。

囊括雙項第一「有花的靜物」

「有花的靜物」顯然是日文題名的中譯，因作品的構想於廖德政回台之初即已開始，當時心中尚有用日語思考的習慣。是以此作的概念以靜物為主；花為輔。

這是廖德政返台最早起稿的第一幅靜物畫，一九五一年將畫作贈送呂雲麟，成為收藏家呂雲麟的第一件收藏。因此本圖從一九四六年開筆至一九五〇年才完成。

畫中靜物包括竹籃、玻璃容器，花叢則任令蔓延，有些殘蕊已掉落桌面。桌墊和背景成幾何形分割，突顯出立體空間，事實上整幅畫有如抽象的佈局。

花卉是廖德政少有的繪畫題材，因為廖德政創作一幅畫的時間極長，花的生命又奇短，很難捕捉盛開期的風韻，所以不適合他創作的習慣。

此畫顯見廖德政繪畫手法不常有的油彩推移筆觸。自從送給呂雲麟以後，呂氏一直掛在客廳，幾十年下來被廳堂供桌的香炷燻黑了，一度請畫家拿回工作室復原，所以經整修之後即成現在的模樣。呂雲麟終生視「有花的靜物」為瑰寶，它不但刺激了往後半生的收藏狂熱，也代表他與廖德政畫友情誼至深。

如今，「有花的靜物」是廖德政所有現存畫作的第一幅靜物，也是呂雲麟收藏世界的第一件作品。整修後色澤稍見亮麗，但厚重的層次保留，一絲絲的刷痕，宛如雨天的吟詠，好像戰後初期克難留聲機發出的沙沙聲，對愛樂者廖德政來說，也有雨中旋律的意境。



廖德政 有花的靜物（修復後） 1950年 畫布·油彩 46×53公分

一九五〇年，新婚不久的廖德政畫了一幅「有花的靜物」送給呂雲麟，竟成為日後台灣收藏界知名人物呂雲麟的第一幅收藏品。



廖德政 果實 1950年 畫布·油彩 45×53公分



廖德政 果實 1951年 畫板·油彩 21×27公分



廖德政 枯葉 1950年 畫布·油彩 46×53公分



廖德政 番石榴 1952年 畫布·油彩 38×4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田野的橘子 1963年 畫布·油彩 60.5×5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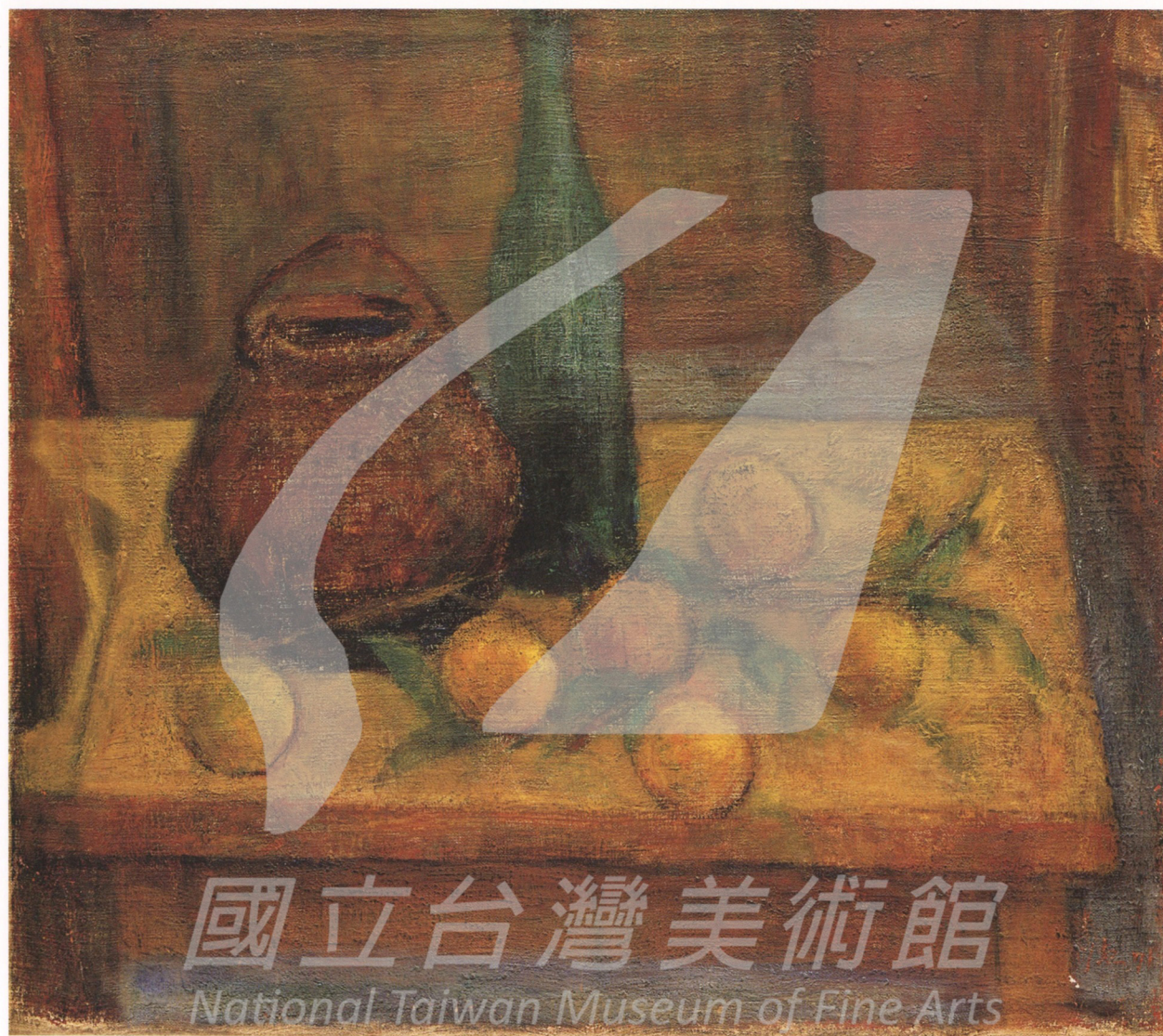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立夏 1950-70年 畫布·油彩 42×66.5公分



廖德政 蜜柑 1971年 畫布·油彩 37.5×53公分



廖德政 秋果(二) 1972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柚子 1974年 畫布·油彩 38×45公分



廖德政 夏日珍果 1963年 畫布·油彩 53×80公分



廖德政 立秋 1975年 畫布·油彩 53×8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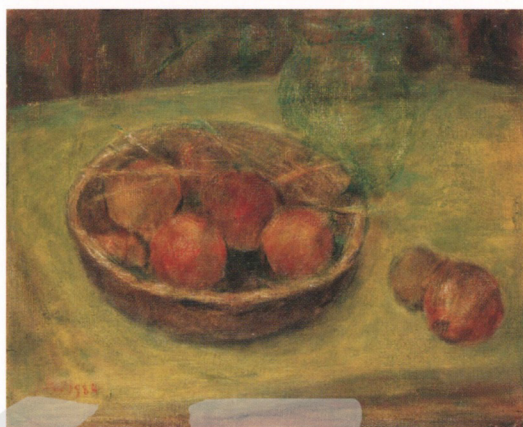
廖德政 紅柿 1976年 畫布·油彩 50×6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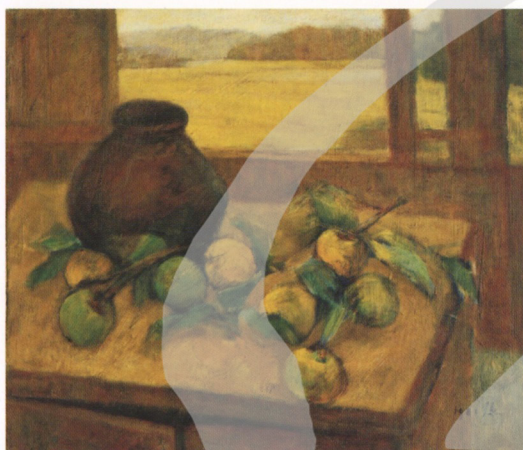
廖德政 靜物(一) 1975年 畫布·油彩 41×31.5公分



廖德政 野果 1976年 畫布·油彩 31.5×41公分



廖德政 石榴 1984年 畫布·油彩 30.5×37公分



廖德政 晚秋 1979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廖德政 水果 1985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收藏)



廖德政 桌上靜物 1981年 畫布·油彩 50×60公分



廖德政 夏日清晨 1989年 畫布·油彩 45.5×60公分



廖德政 螃蟹 1990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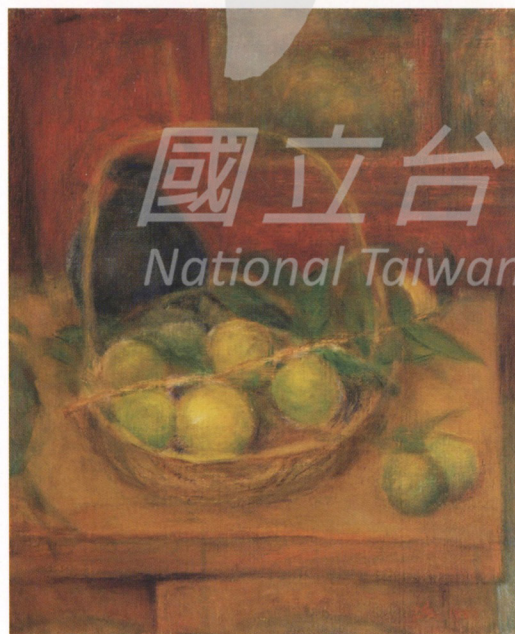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春果(一) 1990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晨光初露 1991-92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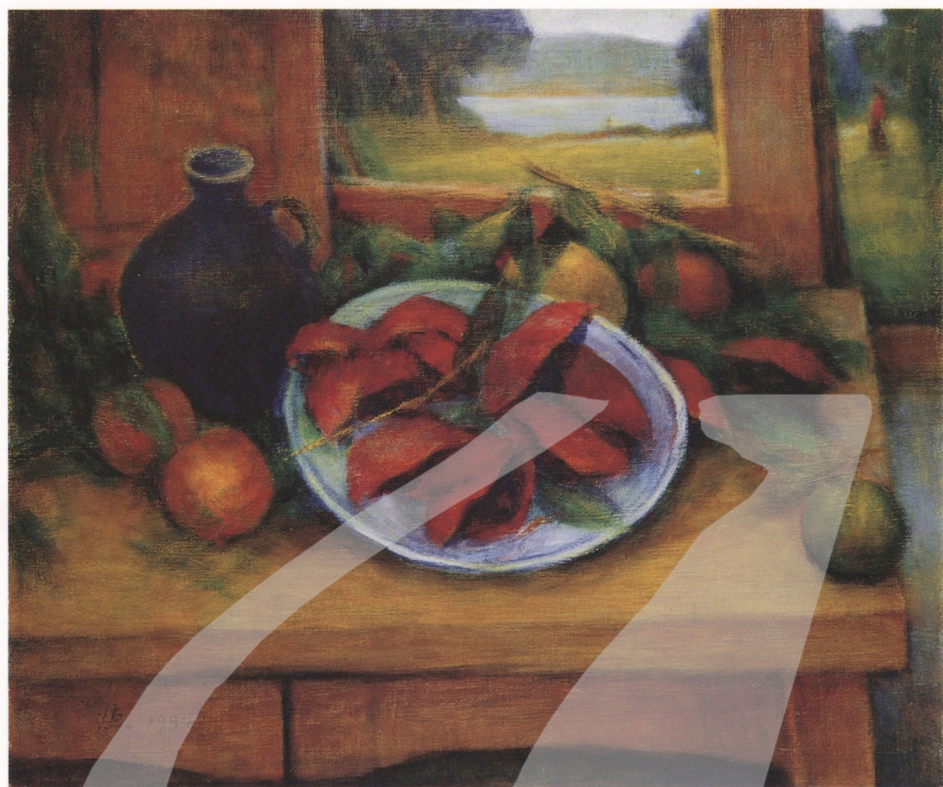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晚夏(二) 1992-93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晚夏(一) 1987年 畫布·油彩 53×45.5公分



廖德政 春桔 1992-93年 畫布·油彩 24×33公分



廖德政 望八里 1994年 畫布·油彩 38×46公分



廖德政 豔夏 1995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廖德政 早秋 1995-97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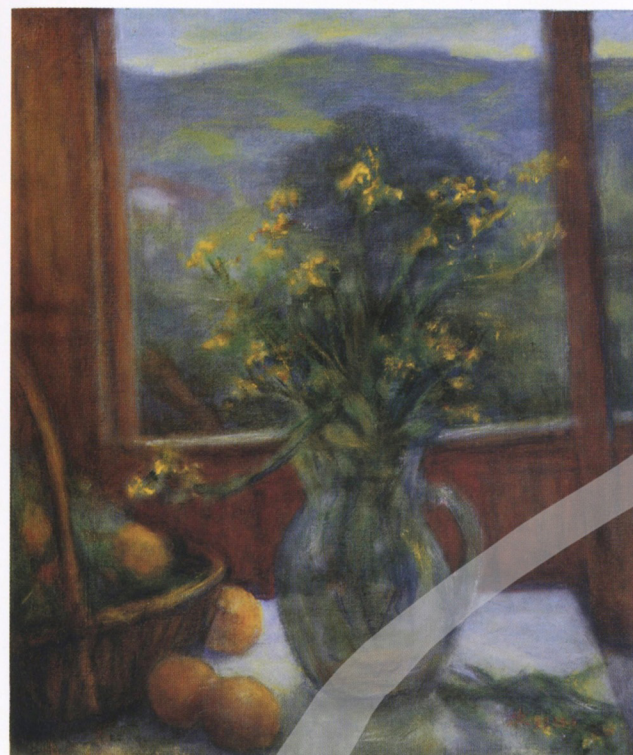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春果(二) 1997年 畫布·油彩 33×4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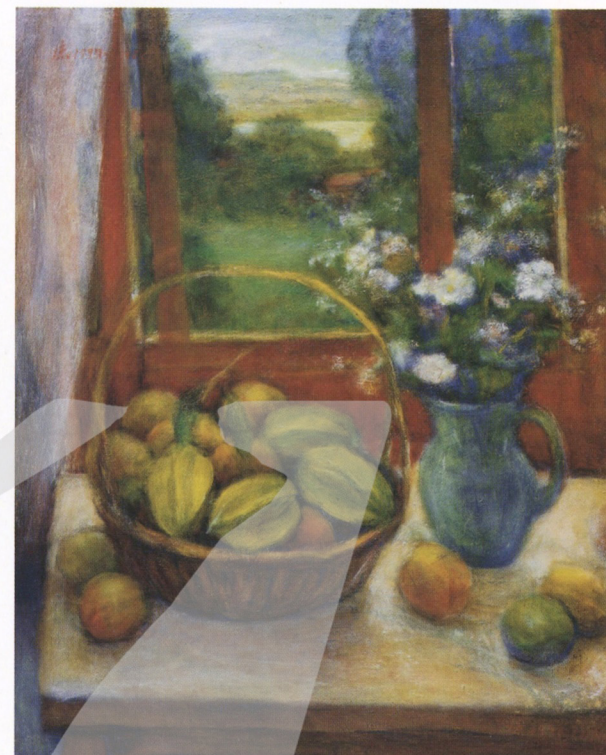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暮色出入 1997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廖德政 夏聚 1999~2001年 畫布·油彩 27×41公分



廖德政 春風 1995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廖德政 秋芬 1999-2000年 畫布·油彩 65×53公分



廖德政 仲夏 2003年 畫布·油彩 60.5×50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仲夏 1997-2000年
畫布·油彩 60.5×91公分



廖德政 水果 1970年 紙·水彩 38.2×54.2公分



廖德政 楊桃 1972年 紙·水彩 38.2×54.2公分



廖德政 魚鮮 1972年 紙·水彩 38.2×54.2公分



廖德政 油魚 1972年 紙·水彩 38.2×54.2公分



廖德政 春桃 1973年 紙·水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蓮霧 1993年 紙·水彩 38×54.2公分



廖德政 寄望 1994年 紙·水彩 38.2×54.2公分

一九五五年出品紀元展的「窗邊」，修復經緯

一九五五年三月，台北中山堂第二屆紀元美展，及在高雄市台灣合會儲蓄公司舉行的南部移動展，皆出品「窗邊」一作。此作參加同年第四回展「教員美展」獲第二名，榮獲教育廳購藏，並撥交下屬單位保管。卻因長期被收藏單位忽視，置於倉庫未見天日，直到數年前台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美館）清查所有省屬機構庫存的書畫，才發現到這幅畫，並移交國美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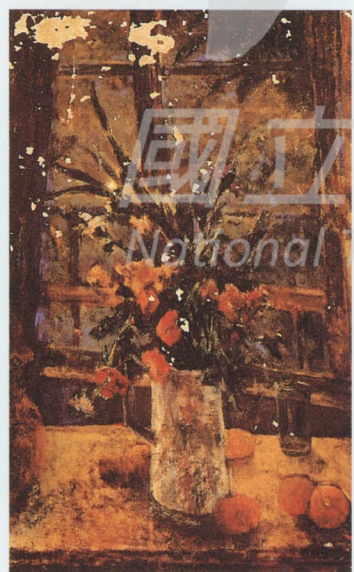
重新出土的「窗邊」剝落情況嚴重，一九九五年廖德政取回修補，而展現全新面貌。

原作和修後相距整整四十年，廖德政忠於原創所有的物體、質感和架構；但不同的是歷四十年廖德政追求台灣季節性氣流的心得，將窗外景緻添上新創意，就整體氣氛而言，已是畫家現在的風格，若將之定位於一九五五年的舊作。似稍嫌勉強。

畢竟，「窗邊」是早期紀元展參展作品中唯一倖存下來的，其構圖、選材、佈局尚是廖德政返台十年間的典型抽樣，與之後來開大窗戶迎接陽光的果斷，猶有半遮半掩，欲言又止的靦腆與羞澀，這才是青年廖德政的真實性格。



一九五五年在展覽場中的「窗邊」。



廖德政 窗邊（修復前） 1955年
畫布·油彩 92×73公分



廖德政 窗邊 1955年 畫布·油彩 92×7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廖德政 孤挺花（一） 1963年 畫布·油彩
53×33公分



廖德政 孤挺花（二） 1986年 畫布·油彩 45×33公分



廖德政 薰風（一） 1991年 畫布·油彩 60.5×45.5公分



廖德政 薰風（二） 1991年 畫布·油彩 60.5×45.5公分



廖德政 花 1989年 畫布·油彩 45.5×33公分



廖德政 春香 2000年 畫布·油彩 53×41公分



廖德政 夏日清風 1995-97年 畫布·油彩 91×72.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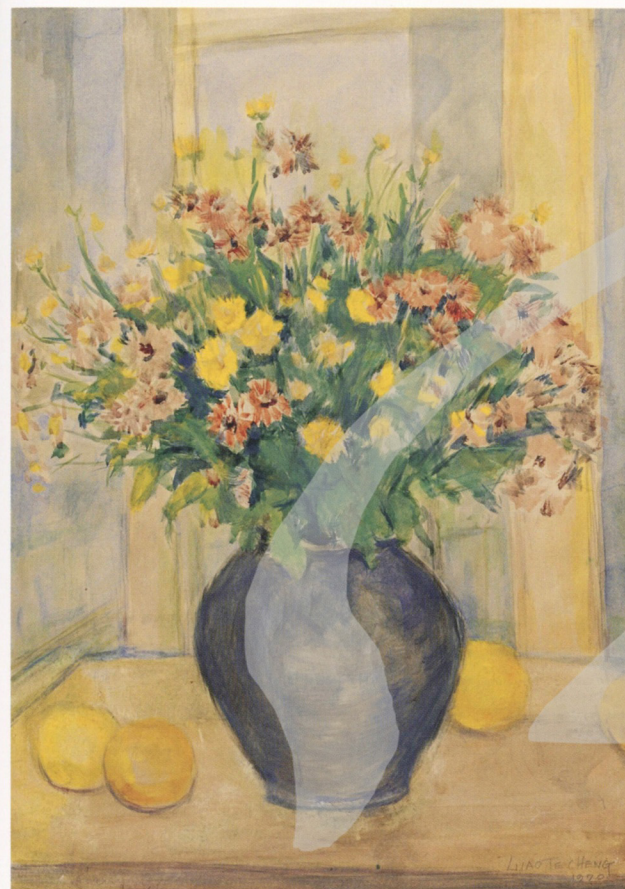
廖德政 麗日 1996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廖德政 後院春色 1997年 畫布·油彩 60.5×45公分



廖德政 初夏和風 2002年 畫布·油彩 60.5×50公分



廖德政 野花 1970年 畫布·水彩 54.2×38.2公分



廖德政 春花 1979年 紙·水彩 54.2×38.2公分